

半部論語與政治

藝新圖書社印行

121.22
4911

5
9
8

12
4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初版（重）（1003）

半部論語與政治 全一册

實售國幣四十元

（外埠酌加匯運費）

編輯人 趙正平

重慶天主堂街口廿七號

版權所有

發行所 藝新圖書社
發行人 鮑敬仁

重慶南岸馬鞍山三一號

印刷者 潤華印書館
經售處 全國各書局

序例

衆民廣土，高山大河，與夫悠久之歷史，雄厚之天賦，無一不爲我國足以自豪於世界之寶。然而錦上之花，足爲我國無上光輝，且卓然傑出於世界各國文化之林者，尤惟孔子之道。孔子之道如何偉大，在親炙孔子之道者，尙不能具體形容。有如子貢所謂「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」；顏淵所謂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，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，卓爾，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！」；均爲抽象論。司馬遷傳孔子，列於世家而爲之贊曰：「詩有之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雖不能至，然心鄉往之。余讀孔氏書，想見其爲人。適魯，觀仲尼廟堂，車服禮器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。余低回留之，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，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。孔子布衣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，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，折中於夫子，可謂至聖矣」。在本文中，述「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

527 148

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」；又述「孔子葬魯城北泗上，弟子皆服三年，三年心喪畢，相訣而去，則哭。各復盡哀，或復留。唯子貢廬於冢上，凡六年然後去。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冢者，百有餘室，因而命曰孔里。魯世世相傳，以歲時奉祠孔子冢」；其推崇孔子，亦爲烘託法。然孔子偉大，果安在乎？吾人生於孔子沒後兩千餘年之今日，如果將秦代之焚書坑儒，與夫歷代之尊孔，概置不問，而以忠實精神，尋求其博大所在，則於無可形容之中，有可得稱述者三焉。一爲爲學力行精神，所謂「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」；所謂「學道不厭，誨人不倦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」；均爲孔子一生之實際，足示千百年後學人之模範。一爲救時覺世精神。所謂「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？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」；所謂「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，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」；一種匡救全人類之懷抱，實與大教主之釋迦基督一體。一爲大政治家精神，所謂「苟有用我者，朞月而已可，三年有成」；所謂「如用我，吾其爲東周乎！」；孔子心目中實具有撥亂世而反之正，導衰弱而致之興之全部經綸。孔

子不能於事實上挽救春秋之亂局，而徒於文化上樹立後世之典型，實爲春秋時代最大之悲運。此三大特點，孔子并集於一身，遂成偉大之孔子。本書之第一主旨，即在紀念偉大之孔子，而表章之於科學昌明之新時代者也。

然表章孔子，必須表章其內容。孔子之思想之本領，其內容未嘗不可想像之於詩書禮易，未嘗不可尋求之於春秋，未嘗不由孟子闡發其精微。然求其最能親切表見者，當無如孔子語錄之論語一書。故吾人如欲了解孔子，必須了解論語。吾人如欲於千百年後，光大孔子之遺教，以福國利羣，亦必須實踐論語。惜乎二千年來，尊孔之興，行之弗替，而在政治上能實踐孔子論語之遺教，以致治平實效者，祇有宋相趙普「以半部論語治天下」一語。然卽此一語，若在富於現實性的國民，亦必有種種研究：

- 第一 趙普所謂半部，究爲何半部，抑僅指可以應用之一部分，而冠以半部之名。
- 第二 如指應用之一部分而言，則在論語全書中，值得應用之部分不以時位而異其效能者何在。

第三 宋初政治，如與值得應用之某部分論語相較，是否相符。

第四 如與某部分論語相符之宋初政治，其真價值如何。

第五 如宋初政治自有其造福人羣之真價值在，則此可作為政治家經典之所謂「半部論語」，是否應加以詮釋，以供當代或異代之借鏡。

凡此皆尊重孔子，表章孔子者應有之思考，應有之工夫，而在我國學術界，竟未有此，甚至在盛言政治學之今代，亦未有此，此不可不謂為從來尊孔者之徒尊其名，而未尊其實。本書第二主旨，即在檢揭半部論語於政治上之真價，與宋初政治之實效，以促當代或異代之注意此國寶者也。

世間無絕對的美善，所謂美善，惟「宜」而已；政治亦然。即政治上之主張與方策，如為適宜，即有價值，否則縱令若何偉大，古典而已。孔子之政治思想，何以適用於相隔千年左右之宋初，則宋初立國之環境與孔子時代背景，大略相同，而孔子之道，為適宜也。所謂時代背景大略相同者：

一 春秋時代，攻伐不休，民皆憔悴於虐政，對於仁者之期待，有如水火；適與宋初承唐季五代藩鎮肆毒之敵者同。

二 春秋時代，戎狄大爲害於中原，其時君相，或爲攘狄之舉，或採和戎之論，要皆所以圖生存；又與宋初承燕雲十六州淪陷，契丹雄峙之局相同。

三 孔子所往來之邦，爲較弱小之魯衛陳蔡，其政治思想，雖非專爲弱小對待強大，然實以立國於列強並峙之中爲對象；此又爲宋初開國於諸藩國互爭雄長之局勢中者相同。

因此相同之時代背景，而宋之開國君主趙匡胤者，又適以孝弟仁厚之天稟，與孔子所懷抱之中心思想所謂「仁」字者，不期而符合。於是一部論語之所詔示，宋之君相，乃一以供實驗，而收撥亂反治之神效（宋之積弱爲另一事，與開國時無涉，非此處所可論述）。然宋初以至今日，又千餘年矣。不幸千餘年後之今日，時代背景，又彷彿春秋與宋初。而艱難險惡之狀，且又過之。於此時也，籌計治平之實際方法，雖以世運進展，

而益趨繁複，然政本治原所在之論語，如虔誠體會，善爲應用，則非僅仍爲對症之一劑良方，且將以科學方面之輔助，而益顯其神奇。本書第三主旨，即在明示春秋與宋初之時代，與現在相似，而半部論語，可大行於今者也。

本書主旨既明，今試述編述之例：

一 政治之要，首在得人，一國多普通之政治家，自然有傑出之政治家，普通之政治家，人人可以修養而成，故修養爲造成政治家必由之途徑，因特列基本修養一編。

二 一部論語，大都可資修養用，惟條目過多，轉損應用之便，故爲避免繁重計，凡有性質與意義相同之語句，即在按語中述及，不列專條。

三 按語爲著者讀書治事與交遊時所積之管見，得之新中國建設學會同人者尤多。僅係摘舉史例或引證其他語錄，以明其關係之重，不敢自詡爲心得，更不敢推闡舊時註解。讀者仍應以本文爲主而加以思考。

四 論語一書除供修養用外，有一大部政治理論，故於基本修養之外，特列政治理論一編。

五 政治理論之部，所有語錄，有意義相類者，爲明白一種主張與註解之便，並列若干條而加以共通之解釋。

六 政治理論部所採事例，大部根據於宋初實際政治，以明宋初「以半部論語治天下」一語之並非空言。然趙普，相也，在帝政時代，非君主同心，相亦無能盡力，故所謂「以半部論語治天下」者，至少應目爲宋初政策，非趙普一人之力也。

七 本書僅爲研究半部論語之序論，若能因此而引起更有價值之研究，另有勝於本書之新著，或爲本書再版時增補之用，則裨益孔道非淺，不勝嚮求之！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趙正平

半部論語與政治

上編 基本修養

人生之基本修養，爲任何事業所不可闕；政治家尤爲重要。諸葛武侯之「澹泊以明志，寧靜以致遠」，此基本精神之修養也。其所謂「才須學也，學須靜也」，此基本知識之修養也。武侯之所以成三代唯一名人，謂即得力於基本修養，亦無不可。本章即將論語一經中所有補益基本修養之至理名言，集而解焉。

一 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悅乎！

知識爲治事能力之本；好學精神，爲知識進步之本；溫故尤爲知新之本。故任何人，應選最重要之書籍若干卷，隨時學習，不獨增益知識，且可陶冶性情，政治家尤爲

重要。國史上傑出領袖如漢之光武卓犖治經，到老不倦；唐之太宗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於弘文殿，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等，講論前言往行；尤爲「學而時習之」之大觀。拿破崙於兵間常攜書八卷自隨，孟德斯鳩之法意居其一，亦一好例。

孔子又言「溫故而知新」，「日知其所無，月無忘其所能」，卽時習之義。

二 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！

立己以立人，爲孔門立身處世之基本觀念，所謂「仁」是也。既欲立人，必先愛人，既欲愛人，必先有自然而然的視人如己之樂趣，況在來自遠方之友朋乎。此一種精神看似平淡，於政治上的關係，非常重大，周公一沐三握髮，一飯三吐哺，以禮天下賢士，非有此愛好友朋之基本精神，不能辦也。

三 人不知而不慍，亦君子乎！

此所謂人不知者，含義甚廣。茲試舉三例以明之：第一諸葛武侯所謂「不求聞達於諸侯」，即不求人知之義。第二我有爲民造福之心而人民不解，反致其謗毀。如鄭子產初執政時，鄭人有「孰殺子產，吾其與之」之歌是。第三我有大功德於國家而國家不察，反待以非禮，如燕之放斥樂毅是。在此種狀況下，能做到不愠，即爲大聖大賢工夫。如武侯之躬耕南陽，悠然自得；鄭子產之不與鄭校，任人議論短長；樂毅之君子絕交，不出惡聲，忠臣去國，不潔其名；均爲「人不知而不愠」之適例。

四

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歟！

仁字爲孔子中心思想，其意義極淺近而極博大。蓋仁以二人，一人卽是我，又一人卽是他。卽愛己愛他謂之仁，而他則千萬人不能限。故曰博愛之謂仁，我亦爲人類中之一，博愛則我當然在其中也。仁之培養，爲孔門中心工作。何以培養？則必自能愛最親近之人始。父母兄弟，卽最親近之人，故曰孝弟爲仁之本。在中史上自孝弟出發，而發

爲燦爛之仁政光輝者，宋太祖卽其適例。

五 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

巧言謂諂諛之言，令色謂柔媚之容。鮮矣仁謂大多數爲不仁者。孔子又有「巧言亂德」，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」語，意同。所以不絕對斷定爲不仁者，間有以仁心發爲仁言，其措詞之方法，容或使人可愛也。孔子所以爲此言，非好爲評論，實欲人養成一種鑑別顏色之虛心，有容受直言善言之雅量，勿僅以愛憎好惡爲從違也。此義在政治上，亦極重要，國史上宦官宮妾之亡國敗家，均證實巧言令色之害可爲鑑也。

六 曾子曰：「吾日三省吾身：為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

乎？傳不習乎？」。

此節三段省察工夫，任何人可得而實踐。以任何人每日應有職務，社交，修養三項，事功也。就政治家言，職務之對象爲衆人，卽應竭盡其能力，以爲衆人謀幸福。然無論政務如何繁劇，必須兼顧社交上之信約；政務與社交，又無論如何紛忙，必須兼顧學養上之增進是也。

忠之一字爲確盡義務意，並非單對君臣間言，觀此可大明。「傳不習乎」一語，解見上「學而時習之」語。

七 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衆，而親仁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

此爲孔子教人立身處世之系統的課目，入則孝是家庭道德，出則弟是社會道德，卽以待兄弟之道待同輩也。謹而信是治事對人之道德。汎愛衆是將「出則弟」一語更擴大

之，卽墨子所倡兼愛。親仁是在愛衆之中，特別加以分別，如後文所述「就有道而正焉」之類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，此文字係廣義，所謂文質之文，文明之文，非僅文章之文。

八 君子不重則不威。學則不固。

此兩語，下句指治學言，故上句指治事言，重字當作慎重解，卽遇事不輕易下一判斷，不輕易表示然諾，一經判斷或然諾，卽不輕易變更，於是威嚴始見。在政治上講，此義至關重要，以政治上決一議定一法，必須幾經審慎，不宜輕率武斷；既已決定，則必履行，不宜朝令暮改。信立而威生，是爲威信。以此精神用以求學，則所得知識爲真知灼見，而非浮光掠影矣。

政治家與軍事家所需要之精神條件，常相反對，卽軍事家需要當機立斷，而政治家必須審慎持重是也。國史上以軍事上英斷著名之唐太宗（詳見新中國建設學會出版之興

國記李世民傳），在政治上常不憚反復討論，迂回曲折。且自知個性之過於輕斷，對於死罪，雖令卽決，仍得三覆奏，乃刑。此卽爲重則威之政治例證。然此種審慎持重之精神，必須培養於平時也。

九 毋友不如己者。

此與子夏「賢賢易色」，孔子「就有道而正焉」兩語及告子貢謂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」一節同一精神，其效用異常重大。以無論何種人士，如有勝於己者，爲師爲友，則德業自必日進。設若予智自雄，習於頤指氣使，專以不如己者爲心腹，則在普通人士，不過德業不進，而在政治上必致宵小日進，賢俊遠離，國事將日以敗壞。武侯出師表中所謂「親賢臣，遠小人，與親小人，遠賢臣」，其樞機視此而已。

一〇 過則勿憚改。

改過爲至難之事，亦爲至要之一事，在政治上尤爲重要。申言之，能不憚改過，則可從善如流；憚於改過，勢必飾非拒諫；政治家之是否賢明，視此而已。鄭子產不毀鄉校，其言曰：「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議執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則行之，其所惡者，吾則改之，是吾師也，若之何毀之？」，惟子產能勿憚改過，故爲賢大夫，不獨子產，凡名政治家未有憚於改過者。顧遷善改過之習慣，又必須涵養於平時也。子貢曰：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」一節，爲此語之補充。

一一 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；敏於事而慎於言；就有道而正

焉；可謂好學也已。